

# 高原之上，青春无悔

钟兆云



发短信说：“情到深处竟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”千里之外的妻子调侃地回复：“没那么夸张吧，跟我分开你咋没哭？”

看到他的援藏故事上了新闻，100岁的爷爷说这是家族史上最大的光荣，5岁的孩子也视父亲为英雄。他则不止一次对儿子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有本事也援藏去，看你爸当年修建的房子好不好？”

妻子打趣道：“教你修的那些厕所？”吴文彪进藏后看到当地的旱厕，心生触动，主动请缨修建现代化厕所。他说：“干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那就从小处着手吧。修好一个厕所，让百姓多一个舒心的地方，也算是办了件实事。”

方便之事，岂是小事？边坝县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示范公厕，就是年轻人干出来的。

吴文彪当年读小学时，总听乡亲们称赞一位前去援藏的当地干部，幼小的心灵便生出“长大也援藏”的心愿。洁白的雪山、清澈的蓝天、淳朴的当地人民，从那时起就深深印在他的心里。他在西藏遇到了更美的自己，回福建后也一往情深地继续为西藏发展添砖加瓦。一批批援藏干部“余情未了”，一批批援藏干部接续前行，成了一项传统。

## 三

2019年7月15日，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从福州启程时，领队魏东与大家共勉：“高原缺氧不缺精神，海拔再高追求更高。”福建省援藏工作队从落地林芝到转战昌都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着力打造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典范。

原本在生活中与雪山、高原无缘的援藏队员们，对西藏满怀热情和向往，却被接踵而至的高原反应考验着体魄与意志。

1983年出生的潘宜协，内心早就埋下了一颗援藏的种子。多年后，种子终于发芽，潘宜协援藏梦圆。不成想，他在海拔4000多米的邦达机场刚一落地，便头重脚轻、如踩棉花。虽然没像有的同行者那样一栽倒，各种症状也没轻易饶过他。

但，毕竟带着使命而来，沉甸甸的责任感压实的绵软的步履，奋斗向前的惯性推动大家第二天就投入相关会议，再之后是实地考察，各个工作组都快速安

营扎寨。

半个月不到，领队就带着相关部门的队员，下到对口支援的八宿、左贡、边坝、洛隆四个县调研，一周时间辗转上千公里。白天调研，察看项目，督促进度；晚上座谈，谋划思路。山高路险谷深，昌都让这些群初来乍到者知道什么叫惊心动魄：羊肠道边密布着万丈深壑，高耸着悬崖绝壁，下面则是深不见底的滔滔江水，万一失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在这样马不停蹄的调研中，大家逐步见识了藏区山川的险峻与壮美，了解了昌都经济社会的困难和挑战。潘宜协后来回忆这次调研，满是感慨：“一路艰难地走下来，心中充满对大自然造化伟力的震撼，也更加坚定了为这片神奇土地奉献的信念。”

来了，就要像小草和格桑花那样扎根雪域边疆。援藏人生的每一天都不会空虚，今后回忆起来没有一天会后悔……有了这样的信念，青春的斗志便敢和那雪山试比高。

2020年，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左贡工作组荣获“西藏青年五四奖章”。

## 四

群众最缺什么，就全力以赴做什么。医疗卫生是昌都当前最大短板之一，福建投入援藏资金3.8亿元建成昌都市妇幼保健院新院、昌都市疾控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——还不够，再从福建带来一批年轻医护人员，助力昌都“健康扶贫”。

2020年4月，医护人员长驱四五百公里，到边坝县开展下乡义诊暨“师带徒”活动。义诊中，他们偶遇22岁的卓玛拉嘎分娩困难，若不及时剖腹产，将危及母婴。产妇产属坚持要转院昌都市，可一路上至少八九个小时的车程，加上路途颠簸，谁敢保证不出意外？

妇幼保健院刘达宾带着医生苦口婆心做工作，家属终于同意就地实施剖腹产。一小时后，婴儿顺利出生，母婴平安。产妇产属献上洁白的哈达，借歌声表白真情：“遇上你是我的缘。”

昌都的手足畸形发病率较高。患儿内心自卑，治疗费也让不少家庭一筹莫展。援藏工作队建起了救治小组，协调福建和北京、上海等地优质医疗资源，已

成功救治患儿80例，最小的患者只有8个月。看到术后的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甜甜地笑了，看到以前总将手藏在袖子里的小朋友终于可以大大方方“露一手”，想到他们及其家庭今后的命运将得以改变，刘达宾的喜悦还没来得及浮现在脸上，就险些倒地——连轴转的他实在太累了！

## 五

援藏的初衷是什么？32岁的林全斌一开始没有细想。一年来，耳闻那些摆脱顽疾的家庭变得笑语盈盈，目睹在雪山山顶上网课的孩子看到全新世界的喜悦，还有那一座座新村新居，一条条雪中水道，他感受到了这片古老土地迸发的蓬勃生机。助力藏区进步，正是援藏工作的初衷！

他感叹：“从开始的新鲜好奇、步履维艰，到现在的熟悉融入、逐步适应，曾经遥远的世界屋脊变得触手可及。发生着改变的不仅是身体，还有心灵。”

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颗心灵，他在结束原本一年半的援藏后选择继续留下。家中两个幼子抱住他双腿不让他出门的情景，曾让他每每想起就泪眼朦胧。每一次的狠心挣脱，却也坚定了他不负此行的决心。

援藏是思想的修行，是心灵的升华。这段岁月好慢，慢到亲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缺席；这段岁月好静，静到他们能听到自己拔节成长的声音。

世界屋脊上千年的跨越，不易！每一位勤恳工作在藏和援藏干部，都有着太多令人感动泪流的故事。他们不惧雪崩、暗冰、泥石流、塌方、落石，顶着日月星辰奔走在高原之上。

援藏队员的一次次停留，是爱上了这块神秘而多彩的土地，恋上了广袤的草原和美丽的格桑花，还是迷上了热情高亢的锅庄舞和浓烈香甜的青稞酒、酥油茶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，不会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自己何以出发！

3月，又一批48位专业技术人才从福建进藏，他们中80后近一半。

一位队员说：当我老了，一定会经常翻开相册，抚摸这些年的援藏岁月，给晚辈讲述这最美的经历……

图为西藏昌都风光。 影像中国

# 遇见

永华村的夜静极了，静得让清晨的鸟鸣显得尤为响亮。被鸟鸣声唤醒的我穿衣下床，去找李喜圆。她是湖南省邵东市税务局驻永华村第一书记，也是我这次的采访对象。

李喜圆没有等我。她匆匆忙忙洗把脸，梳理了下头发，就火急火燎地出了门，身后传来门板与门框撞击的脆响。我赶紧跟了上去。

走在乡间蜿蜒的山路上，我感受到山村早晨特有的清凉。来永华村这几年，李喜圆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切。各家各户的人丁、收入、耕地、住房，甚至每家养了多少牛羊鸡鸭，谁家的西瓜成熟开卖了，在她心里早就有了一本账。

永华村位于衡邵干旱走廊，石漠化严重。在石头缝里零碎分散的土地上，村里人种上了黄花菜。村里的老人告诉李喜圆，永华村从祖辈就开始种植黄花菜，黄花菜曾卖到东南亚和福建、广东、海南等沿海地区。渔民们出海时随身带干黄花菜，用开水冲泡，即可食用，非常方便。如今黄花菜是村里的支柱产业，可这几年好好的黄花菜却卖不了一个好价钱，愁坏了村里人。

村民愁，李喜圆也愁。她急急忙忙出门，就是想找人商量商量怎么办。她知道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山上摘黄花，干脆直接往山上走。

走进黄花地，李喜圆的手就停不下来，一双灵巧的手像翩翩起舞的蝴蝶，一左一右，时上时下，很快就摘了一大把黄花，放到申大爷的筐里。她的手不停，嘴巴也不停，向申大爷讨教黄花菜卖个好价钱的法子。她已经在山上的黄花地里走了十天半个月，问了好几十个人，大家的意见五花八门，她都一一记在心里。听的意见和建议多了，心里多多少少有点谱了。她想，永华村的黄花菜想要卖个好价钱，关键在两点：第一，产品必须要过硬，最好用传统方法加工；第二，要抱团发展，最好组建一个合作社，打造品牌。在村里的党员会上，她诚恳地对大家说：“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走好运，都希望自己的黄花菜能有一个好销路。大家想过没有，走运走运，只有走出去才能有好运；销路销路，只有把黄花菜推销出去才会有出路。”一番话说得村里老少都连连点头。

日上三竿，天空瓦蓝瓦蓝的，涂抹着一丝一丝的白云，色彩鲜明，像一幅清清爽爽的画。李喜圆没学过美术，也不会作画，但她说自己有一个藏在心底的想法：通过几年的努力，让永华村变成画一样美的地方。

“喜宝，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吧。你一个坐办公室的，怕是没吃过这样的苦吧？”申大爷招呼着李喜圆，递给她一袋干粮。新鲜的黄花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摘下来，否则就会开花，影响黄花菜的品质。村里人常常夜里两三点钟就打着手电筒来摘黄花，因为没时间回家吃早饭，出来时都带干粮充饥。李喜圆也不客气，说声谢谢就接过干粮，是几块红薯干。

“申大爷，我也是农村长大的，插秧、打禾都做过呢。”李喜圆吃了红薯干，似乎恢复了活力，一双手动得更

快了：“申大爷，别的村都成立了专业合作社，搞得红红火火的。您看，我们村成立黄花菜合作社好不好？”

“你说好，肯定好。”申大爷笑呵呵地说：“你见的世面多，看事看得准。”

就在这时，李喜圆的手机响了。“喜姐，你好！”电话里传来村民志双的声音。志双快三十岁了，因为手脚协调能力不太好，摘黄花、蒸黄花、晒黄花这些事都做不好。李喜圆给他介绍过几份企业里的工作，他不是觉得做不来，就是嫌太辛苦。年后，李喜圆给他到一家企业找了个仓库保管员的工作，他干了大半年，总算是合了心意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李喜圆，公司给他涨工资了，现在每个月能存两千多元钱，算下来一年能存三万元。

晚上，月朗星稀。李喜圆终于忙完手头的活儿，被女儿拉着来到村部前面的空坪。

她坐在小板凳上，女儿偎依在她的身上，埋怨着她：“妈，你总说永华村这好那好，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，只觉得蚊子多，都送了我好多‘红包’了。这穷山村有啥好？”

“傻丫头，这里可不穷。”李喜圆轻声说：“这里的黄花菜可是个宝啊，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宝。等村里的合作社建成了，我带你去推销永华的黄花菜，让你看看黄花菜怎么变成致富的金条。”

女儿望着她：“妈，你想得够远的，还想把我给拉上。咱们在这无亲无故，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啊？”

李喜圆说：“丫头，你可别说在这里无亲无故，村里的一千多号人都是我们的亲人呢。老人都叫我‘喜宝’，年轻人叫我‘喜姐’，小朋友都叫我‘喜阿姨’，多亲切呀。妈妈在这里虽然累点，可这心里啊，甜着呢。”

月色如华，月光无声。静谧的小山村如诗如画，渐渐进入梦乡。

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# 大地

张亦斌

# 黄花美，黄花香

“你说好，肯定好。”申大爷笑呵呵地说：“你见的世面多，看事看得准。”

就在这时，李喜圆的手机响了。“喜姐，你好！”电话里传来村民志双的声音。志双快三十岁了，因为手脚协调能力不太好，摘黄花、蒸黄花、晒黄花这些事都做不好。李喜圆给他介绍过几份企业里的工作，他不是觉得做不来，就是嫌太辛苦。年后，李喜圆给他到一家企业找了个仓库保管员的工作，他干了大半年，总算是合了心意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李喜圆，公司给他涨工资了，现在每个月能存两千多元钱，算下来一年能存三万元。

晚上，月朗星稀。李喜圆终于忙完手头的活儿，被女儿拉着来到村部前面的空坪。

她坐在小板凳上，女儿偎依在她的身上，埋怨着她：“妈，你总说永华村这好那好，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，只觉得蚊子多，都送了我好多‘红包’了。这穷山村有啥好？”

“傻丫头，这里可不穷。”李喜圆轻声说：“这里的黄花菜可是个宝啊，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宝。等村里的合作社建成了，我带你去推销永华的黄花菜，让你看看黄花菜怎么变成致富的金条。”

女儿望着她：“妈，你想得够远的，还想把我给拉上。咱们在这无亲无故，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啊？”

李喜圆说：“丫头，你可别说在这里无亲无故，村里的一千多号人都是我们的亲人呢。老人都叫我‘喜宝’，年轻人叫我‘喜姐’，小朋友都叫我‘喜阿姨’，多亲切呀。妈妈在这里虽然累点，可这心里啊，甜着呢。”

月色如华，月光无声。静谧的小山村如诗如画，渐渐进入梦乡。

# 温馨的台门

胡柏藩

居住过一百多人。后台门是曾祖父所建，他是读书人，为求清静，便在原是菜园的地方建了这个三合院。曾祖父子孙众多，昔日的书房也变成了子孙们的日常居所。我家就住在后台门的东侧。

台门里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，平时和睦相处，互通有无。每到开饭的时候，小孩子们会捧着饭碗一户户串门，看见喜欢的菜就会夹起来尝一口。谁家炖了萝卜、苋菜梗等时令菜，也会招呼一声，或者送一碗给别人尝尝鲜。夏日的晴朗之夜，大伙都会搬着竹椅子、木凳子、草席子，聚集起来乘凉。艾草绑成的驱蚊把散发出独特的幽香，小朋友们一边蹦蹦跳跳地玩，一边听大伯、阿爹讲故事。有时大人们还会聚在一起吹笛子、拉二胡，兴致高了，还会招呼：“来，小朋友一

起唱个歌！”胡卜村当时的文艺水平很高，有个村民自己组织的戏班子，所排的折子戏可以连演五场。夜空中，或繁星满天，银河北斗清晰可见；或月明星稀，传说中的“月宫”“玉兔”依稀可辨。地上的故事和天上的景象遥相呼应，令人神往。偶尔会有流星划过夜空，引起一阵惊叹。我的文史启蒙、人格培育，许多都来自长辈们的这些娓娓讲述。

小时候最盼过年，因为有新衣可穿，有鱼肉可吃，有鞭炮可放。大人们则忙着炖肉、煮粽、炒花生、炒番薯干、炒罗汉豆……临近过年那几天，灶头一天到晚都在烧火，年味弥漫在台门的各个角落。写春联是必不可少的。一人写，一大帮人围着看，贴在门上后还不时有人评论“这副对联内容好”“这个字写得漂亮”。

那个年代的物质并不丰富，但邻里间和睦共处、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总让我莫名感动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老家的人一年到头都在忙。即使是下雨天，无法到田里干活，也舍不得闲下来。大伯和阿哥们编草鞋、修农具。阿妈和大妈、阿嫂们围坐在一起干些缝缝补补的活计。孩子们玩着各种游戏，我则喜欢躲在楼上的房间读点书。窗外的雨淅淅沥沥、时大时小，落在瓦片上，跌在沿阶前，犹如音乐的节奏一般。耳边隐隐约约传来大人们家常话和小朋友们的嬉闹声，和滴滴答答的雨声交织在一起。这种大家庭的生活是如此温馨，以至我至今还常常被窗外的雨声带回记忆中的老家和梦中的台门。

老家胡卜，位于浙江新昌县城东三十里处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。一道清亮的梅溪自东向西绕村蜿蜒，滋润着几百亩良田，养育了一代一代的胡卜人。清晨时分，薄雾轻笼，山色空蒙；傍晚来临，霞飞漫天，炊烟袅袅。

村中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，两侧店铺林立，热闹非凡，曾是远近闻名的“胡卜市”。被称作“台门”的院落一个挨着一个，错落有致，高低不一。这些青砖黛瓦的老房子，散发着生活的烟火气息，也散发着岁月的沧桑味道。

我家住在胡卜村东北角，因村中地势北面和东面略高，此处称为上坎头，所居宅院则称上坎头台门。前台门是太祖父建造的，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里最多时曾